

袁鹰自述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故园家事

楚州忆儿时
西湖畔遭逢抗日烽烟
情满葡萄峪

.....
噩梦碎片

千古伤心文字狱
牛棚第一天
“妈妈，你别走！”
.....

袁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鹰自述/袁鹰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11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5851 - 5

I. 袁… II. 袁… III. 袁鹰—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317 号

袁鹰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李建平

装帧设计 王晶晶 但汉琼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9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0千字

定 价 32.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总序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目 录

目
录

如梦令（代前记）·····	1
◎故园家事	
楚州忆儿时·····	4
父亲诗中的母亲·····	10
七十年前的第一个校园·····	19
西湖畔遭逢抗日烽烟·····	24
阳明山上怀长姊·····	32
庚辰中秋快事·····	35
净土胡同·····	39
家在绿荫浓处·····	45
情满葡萄峪·····	48
◎上海流光	
“孤岛”少年行·····	54
“歹土”的梦魇·····	58
感激上海·····	69
祭扫鲁迅墓·····	89
上海，我的一九四五·····	94
心上永远有春光·····	112
在上海遥望昆明·····	117
遥想虹口当年·····	124
暗夜里迎来第一道曙光·····	132

“姐妹团”：手足真情六十年·····	139
--------------------	-----

◎噩梦碎片

千古伤心文字狱·····	154
疯狂的八月·····	165
夜半绑架·····	169
搬运组记事·····	173
牛棚第一天·····	177
外调·····	182
牛棚里过春节·····	188
“妈妈，你别走！”·····	190
无家别·····	194
小女改名·····	196
清明血泪祭·····	199
塘沽防震棚一月·····	203

◎逝水留痕

四上井冈·····	208
找寻红军长征的足迹·····	218
京西忆故人·····	223
活在人心便永生·····	227
那个城·····	235
端午节那天到台北·····	240
孤舟一系故园心·····	243
世纪回眸的匡正·····	248
也向总理交交心·····	253
依然白发老书生·····	257
六十春秋感慨深·····	261

如梦令 (代前记)

如梦令
(代前记)

回首迢迢来路，
往事悲欣几许？
岁月本多情，
况在波涛险处。
幸遇，
幸遇。
走过春风秋雨。

己丑深秋

故园家事

故园家事



楚州忆儿时

我的家乡江苏淮安，原属淮阴市，本是一座历史悠长的古代名城。前些年不知为什么突然改称楚州区，却将淮阴市改名淮安市。这种改变，事前事后并未广泛征求和听取意见，听说两淮许多干部和群众都不满意。我也认为改名理由不充分，没有多少道理，曾向现任领导人当面提出过， he 说是前任所为，改回来也不容易。现在只好遵从“长官意志”，暂称楚州区，好在楚州也是淮安的旧名之一。

我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旧历十月初一）生于淮安古城，一九三四年九月，也就是十岁那年，全家移居杭州，从此离开淮安七十余年。七十年间，回淮安故乡只有四次，时间都不长，加起来也不过半个多月。但是，七十年前淮安城里的童年岁月，时常会在眼前闪现，运河水时常在梦中流淌。

想起童年，最先来到记忆中的就是祖父祖母。祖父田鲁渔（官名毓璠），生于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同治四年十二月廿四），晚年自号耐慵老人。出生于一个贩卖中草药为业的城市贫民之家，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三十九岁来北京殿试，中了二甲进士，那年是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公元一九〇三年），因而他老来给别人写对联，就印一枚镌有“癸卯进士”的闲章。中进士后外放安徽，先后在宁国、太和、六安任知县和知州，辛亥革命后，卸任回淮安。他为官八年，做了些兴办新式学堂、减免苛捐杂税的好事，平时以清廉自

律，回淮时两袖清风。全家十几口人先在双桃柳巷赁屋居住，几年后移居南门内更楼东一所较为宽敞的房屋，据说是清末直隶总督泗州杨士骧家旧宅。不久前我向杨氏后代、老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谈起此事，他说只记得他的祖父在淮安做过知府，置有房产，却不知详情，他本人生在天津。我倒是出生在杨氏旧宅中的，但也毫无印象，能记事时已经住在百善巷二号一处房子里了。



幼年时。

百善巷旧家面积有十几间房屋，在小孩的眼睛里，是很大很大了。我的活动被限制在大门以内，不许随便出门。最多是站在大门口，同隔壁一号卢家，对面何家、郑家的同龄孩子说几句话。其余时间，只能在家里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玩，在祖父的书房里读书写字。祖父的书房里临窗有一只小桌，放着书籍和笔砚，就是我的书桌。我每天必定要在这儿坐半天，除非有亲戚或者祖父的客人来，才被准许到后边堂屋和院子里去玩耍。

祖父送我入学私塾启蒙，由塾师教我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和“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的字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我七八岁时从过两位塾师，都是祖父亲自带去的。在“天地君亲师”牌位前磕三个头，塾师指定位子坐下，开始念书。祖父什么时候向塾师送“束脩”，送多少钱，我就知道了。他自己为我讲授《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诗经》和《幼学琼林》。祖父教我古诗文，有他自己的章法，他并不从一开卷第一首第一篇教起，而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例如《唐诗三百首》，他先教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等五七言绝句，后教律诗、乐府和古风。《古

文观止》也不是从《郑伯克段于鄢》教起，而是先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李密的《陈情表》和韩愈的《师说》、《祭十二郎文》，刘禹锡的《陋室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较浅近易懂的唐宋文。他规定一定要背熟，尤其是诗。到现在我还能背诵些古文和诗词，可能就是八九岁时强记硬背的“童子功”。此外，他还教了作诗的四声、韵律和对仗，使我在童年时代就对古诗古文有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祖父并不要我学写诗，他认为小孩子尚在童蒙阶段，是写不出诗的。虽然也教我背诵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神童诗》，但他并不相信神童之类故事，而着重在认真读书，正直做人。

祖父常应邀为人写对联，写的时候，我就担负磨墨、涮笔、提纸等任务，写完铺在地上，用镇纸压住四角，晾干后盖章，这最后一道工序，他一般自己动手，怕我盖得不正不匀，前功尽弃。我对做这类事很有兴趣，更喜欢看对联的内容，虽然并不怎么懂。比如他常写的一副：“十年不赴竹马约，一杯付与罗浮春”，大约同他归隐乡里的心情比较贴近。这副对联，可能是别人的成句，因为他并不嗜酒，家中也从无罗浮春这种佳酿。又如我曾从父亲抄录的本子上，看到祖父从六安回淮安几年之后，应当地人士之请，为六安重修鼓楼写的一副楹联：“下临扑地闾闾，九日登高，把酒曾携佳客至。深负此邦父老，三年不返，凭栏犹盼使君来”，寄托了他对六安父老的怀念。有一次我随家住北门的四姨母家一位表哥游勺湖，到勺湖书院前，他忽然指着一副楹联说：“你看，这副对子是你家七太爷写的。”（祖父在家排行第七，当地人都称他田七太爷。）我顺着他的手仰起头看，果然是祖父的手迹，当时没有记住，回家后也从父亲的本子上读到全文：“泰斗百年间，同兹甄育才贤，曾先后衡岳轺车，淮山木铎。文章千古事，剩此孺遗祠宇，共想象阁边桥影，城上钟声。”联中有些典故，当时读了并不懂，曾问过祖父，他也讲解过，后来全忘了。

一九三一年我七岁那年，连续有两件大事，在我无忧无虑的平静童年中掀起不小的波澜。夏天六七月间霪雨为灾，山洪暴发，长江、淮河突然暴涨，洪泽湖和运河相继决堤，洪泽湖周围和里下河各县顿时都成泽国，洪水滔滔，一片汪洋，哀鸿遍野。灾民扶老携幼，进城沿

街乞讨。我们淮安城大街小巷里也时常见到这些无家可归的灾民，我第一次听到“难民”这个称呼，心里充满恐惧。作为乡绅的祖父，会同地方人士为赈灾救济的事到处奔走、日夜操劳，在西门外运河畔的龙兴寺设施粥场，成为一座收容所。我那时只听说是运河水涨决堤，又看见祖父常常到半夜才由一位老仆打着灯笼陪送回家。父亲那些年一直在天津和杭州的银行供职，每年只回家一两次，家里除祖父外都是女眷和小孩。那时只是担心我们淮安城会不会遭水淹，后来才知道那一次是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特大水灾，灾情波及大江南北十六个省，受灾人口在五千万人以上。好几年后，人们一说起来，依然谈水色变。

水灾的惊恐尚未平息，又传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淮安离沈阳很远，小城的反应也远不如北平、南京、上海那样强烈，但我从伯叔和姑姑这些长辈们义愤填膺的热烈议论中，也感染了一种爱国情绪，第一次听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有一次姑姑们气愤地说到什么“不抵抗政策”时，我在旁竟插了一句：“跟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一样。”那时我刚刚囫圇吞枣地读完《说岳

八十多年前的“全家福”（1927年摄于淮安百善巷旧宅）。中排为祖母、祖父（祖母抱着的是三岁夭亡的妹妹），后排左起为母亲袁姒宜、四姑田令宜、父亲田鏊、二姑田慎宜、表姑谢芷芬、三姑田景宜。前排坐着的是长姊田巽春，祖父身边是我。



全传》，风波亭冤狱的悲愤一直积郁在心中。姑姑们听了我这不伦不类的話，只噗哧一笑，不置可否，但在我心里确实将日本兵看做同金兀术一样可恨。

第二年一九三二年初春，祖母病重，全家顿时笼罩在忧戚的气氛里。我尤其惊恐不安，因为平时祖父教我读诗文，母亲要担负起十几口人的家事，我下边还有几个弟妹，我这个长孙的日常起居、衣食冷暖，就全归祖母照管，她成了我的守护神。不论我在家中哪个角落，只要一听祖母喊我的乳名“大元子”，就立即应声跑到她面前。那几天，我跟母亲和姑姑们一样，整天愁眉苦脸，一句话都说不出。父亲在杭州，由于发生了日本兵侵犯上海的“淞沪战争”，铁路交通断绝，他只得绕道赶回淮安，祖母等不及他回来，两天前就含恨而去了。祖父作了一副挽联：“择妇师孔明，回思行己孝恭，幸不负余凄苦志。悼亡效潘岳，忍忆临终感叹，恨难待子远游归。”当时还有一副亲友送的挽联：“天上婺星沉，蝴蝶梦中家万里。人间慈母去，杜鹃枝上月三更。”说的也是父亲远道奔丧返里的事，祖母在国难期间离开我们，使我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沉重的哀伤。

祖母去世后不久，家从百善巷搬到邻近的廖巷，两处房屋本是相通的，只是新居规模缩小，房屋减少罢了。我印象最深也最感兴趣的，是大门内有一片竹林。占地并不多，青翠茂密。微风过处，簌簌作响，夏天雨后看着新笋破土而出，节节长高，是姐姐和我最开心的事。还有一棵梧桐树，常落下片片叶子。我刚读过《古文观止》里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那篇文章，没想到眼前就有桐叶，倒没有想到什么“封弟”，只觉得大的桐叶像一把小扇子，很好玩。

一九三四年秋天，我们全家移居父亲供职的杭州。虽说对“天堂”很向往，但实在舍不得淮安家乡。离家那天，在西门外码头上船，我一直呆呆地伏在甲板上，看城墙慢慢向后移，想哭又哭不出来，心里难过极了。到杭州以后，首先最不习惯的是言语。三年前那场大水灾过后，成千上万的苏北灾民流落江南，当码头苦力，拉人力车，摆小摊，以至乞讨糊口。江南城市里都称他们为“江北佬”，加以歧视。我们家初到杭州时，一张嘴就是淮安口音，杭州话一句也不会说。同学就叫我“北佬儿”，还时常唱：“江北佬，背稻草，一背背到横河桥。”

（横河桥是杭州苏北人的聚居区。）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念淮安，想念旧家庭院中的竹林和梧桐树，想念运河帆影。唉，什么时候才能回淮安呢？

有一天，从淮安河下镇出发的新安旅行团来到杭州，我们学校举行一次晚会，请他们宣讲和演出，由于是从淮安故乡来的，我特别兴奋。他们演出抗日救亡歌曲，放映自制的《中国通史》等幻灯片，都让我们耳目一新。有一个节目，是化装成艰苦抗击意大利侵略的阿比西尼亚（今称埃塞俄比亚）皇帝讲话，用苍老的声调说：“中国的小兄弟们，我就是塞拉西……”时过近七十年，演讲内容全都忘记，但是这种新颖的形式和开头两句话，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晰。在杭州很少听到故乡的消息，也很少遇到淮安人，我很想同他们用淮安话谈谈心，问问家乡的事，但是没有机会。他们演出结束，天色已晚，收拾一下，就匆匆离去。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十二月杭州沦陷，第二年春天全家又避难到上海“孤岛”。到上海以后，才有机会同淮安故乡取得联系，才知道不少亲友都已东分西散，有的逃难到上海，有的移居镇江，留在淮安的也都受尽种种苦难。又传来一个消息，大约是一九三八年某一天，淮安守军某部一批将领，在离我家不远的金华寺巷一家饭馆举行军事会议。日军得到密报，派飞机来轰炸，一枚炸弹没有投中目标，却误炸了一处民房。这处民房，正是我的旧家，十几间房屋和一片竹林，顷刻间全部夷为瓦砾场。后来听淮安亲友说，整个抗战期间淮安并未遭到多少轰炸，这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恰恰这一次就毁灭了我们的家园。我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有国仇家恨的。一九八二年我回淮安参加吴承恩二百年诞辰纪念会时，曾经专门到百善巷去寻访，被炸的遗址上多年前就已盖起一处工房，当年庭院，再不见一丝踪迹，童年梦影，只剩下一堆零星残缺的碎片了。

父亲诗中的母亲

尽管小学时代就常写《我的母亲》、《我的家庭》这类作文，六十多年后再碰到这个题目，反而不知从何下笔。母亲去世已十六年，父亲去世也有四年多，音容宛在，手泽犹存，许多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梦片，分明还在眼前飘忽，却又无从追寻。母亲袁姒宜生于一九〇四年十月三日（旧历甲辰年八月二十四日），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中午慢性心脏病急性发作，抢救不及，半小时内猝然去世。她十七岁同父亲结婚，六十年风雨相依，父亲的悲恸是不待言的。那些天他恍恍惚惚，在奔丧来京的子女面前强作镇静，晚上挑灯夜坐，独自沉吟，先后写了十几首诗。重读父亲生前自编的诗词手稿，想起许多往事，现在选出若干首聊作笺注，零星地记下母亲的为人，母亲的爱。

—

父亲这组悼亡诗，也用唐代诗人元稹悼亡诗《遣悲怀》作题，一开始就写“悠悠六十余年事，欲诉平生语未详”，简明地追叙了母亲一生的大事。

最小偏怜女阿侯，盈盈十七嫁黔娄。

亲迎犹忆承慈训，相敬如宾到白头。



我的父亲母亲。

小姑当日始扶床，长幼尊卑济一堂。

礼让谦和齐得所，举家交口赞温良。

母亲十七岁出嫁（父亲比她还小一岁），都不到现在《婚姻法》的法定年龄。她是家中最小也最受怜爱的女儿，排行第六。父亲是独生子，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小的才十岁。所以父亲的诗，开始就用元稹诗句“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的典故。虽然当时经济境况还不到黔娄那般贫困，但是十七岁的少女，蓦然走进一个陌生的家庭，上有公婆，下有小姑，还有几位长住的亲戚，加上两三个仆人，大小十几口，也够难为她了。何况父亲结婚后就离开家乡远去天津（后来又杭州），当银行职员，一年只回家一两次。祖父是一位只管读书吟诗、参加些社会慈善救灾公益活动、不问家事的乡绅，祖母又体弱多病，在我八岁时就去世了，一家大小事务自然全落到才十七八岁的年轻媳妇肩上。据说她出嫁前夕，我的外祖父曾以“互敬互爱，白头偕老”赠别，母亲终身是信奉这两句训言的。在我们儿女们记忆中，从来没有过父母为什么事情争吵得面红耳赤、恶声相向的时候。如果父亲气急声高，母亲总是不声不响，一笑了之。

母亲结婚第二年，生了我的长姐巽春，两年后生了我。以后每隔两年，就给这个家增添一个孩子，到她三十五六岁时，共生了八个孩子。研究《易经》的祖父，从周文王六十四卦中为八个孙辈选取巽、复、泽、震、颐、泰、丽、和八个字，以“春”排行，作为名字。除了我下边的两个弟妹幼年患脑膜炎不幸夭殇外，其余六个都长大成人，现

在仍有五个健在。在我记事的年纪，母亲才二十多岁，操持一二十口人的家政，竭尽劳瘁，家中总是祥和温暖，从无闲言碎语、勾心斗角之事。亲友间也总是宽厚待人，乐于助人，宁愿自己受点累，吃点亏，受点委屈。诗中所说“礼让谦和齐得所，举家交口赞温良”，绝非泛泛的虚词，并不过分。

二

远游只为稻粱谋，劳燕分飞类女牛。
接物持家肩重任，娱亲教子为分忧。

道阻烽烟寇入侵，奔丧游子哭慈亲。
晨昏侍奉椿庭健，内外维持集一身。

我因为是“长孙”，得到长辈的宠爱。祖父送我进学塾启蒙，他自己教我写字，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父亲远游在外，母亲操持家务，就由祖母亲自照顾我的日常起居。但是我和姐姐总是得空就往母亲房里跑，看她为我们在灯下缝补衣服，记家用账。如果有空闲，她还会唱几首童年在家门口教会办的小学校里学的歌曲《麻雀与小孩》和童谣“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给我们听，让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感受到另一种艺术趣味。

祖母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病逝，父亲正在杭州盐业银行供职。上海战火使铁路交通断绝，他不得不绕道赶回，丧事只得由母亲张罗办理。幸得一些热心亲友相助，总算办得井井有条。父亲匆忙奔到家时，已是两天以后。一进家门，就见满眼白色素幛，几乎当场昏倒。

移家随侍到西湖，卜宅诚仁第九庐。
从此相依五十载，何曾一日是分居。

铁蹄深入破山河，床褥缠绵竟染疴。
国难家忧行不得，闭门困守在嘉禾。

一九三四年，我们全家离开淮安，移居杭州。幼年时代就听说